

任伯年《天中五瑞图》中的端午味

■ 缪士毅



►任伯年 天中五瑞图
135.5×39cm 纸本设色 立轴
1885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

岁岁端午，今又端午。端午节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，自古牵动着画家情愫，于是，端午题材每每流露于画家笔端，跃然于画面之上，著名画家任伯年创作的《天中五瑞图》就是个中之一，让人品赏不已。

任伯年，名颐，初名润，字伯年，号次远、小楼，别号山阴道上行者，阴山道人等，浙江绍兴人，我国近代绘画史上著名的艺术家，也是清末“海上画派”的杰出代表之一。他的绘画艺术发轫于民间艺术，技法全面，绘画题材广泛，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无一不能。下笔自然神妙，构图新巧，主题突出，疏中有密，虚实相间，浓淡相生，清新流畅，散发着浓郁的诗情画意。

任伯年笔下的《天中五瑞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其纵135.5厘米、横39厘米，创作于1885年端午，为端午应景作品，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。画面中端午节令之物跃然纸上，瞧：一个竹篮里盛满黄澄澄的枇杷，竹篮旁自然摆放着一对鲜鱼，还有菖蒲、艾草，几串蒜头散落在地上，充溢浓浓的端午氛围。整幅画设色明净谐和，格调明快温馨，画面清新迷人，凸显端午风情，绝无矫作搜寻，堪称佳作。

端午节，也叫端阳节、龙舟节、重午节、天中节等。农历五月时值初夏，多雨潮湿，细菌繁殖快，人易染病。同时蛇虫等五毒出没，易咬伤人，因而我国古代视五月为“恶

月”，如民谣说“端午节，天气热，‘五毒’醒，不安宁。”于是，古人找到了五种植物，祈盼在端午辟邪驱瘟、逢凶化吉，故将其称作“天中五瑞”。“天中五瑞”常指菖蒲、艾草、榴花、蒜头及龙船花，有时枇杷、蜀葵也常列其中。任伯年的《天中五瑞》立轴，就是端午民俗风情的一个缩影。有趣的是，他笔下的《天中五瑞图》立轴，没有出现龙船花或端午花，而用鱼代之，这也许任伯年出生于江南，对鱼情有独钟，将其惟妙惟肖地展现于画图之中，以体现江南端午风情特色。

菖蒲、艾草、榴花、蒜头及龙船花列为“天中五瑞”，离不开其所具有的药用功效，而这契合了百姓在端午祛邪除毒，祈求安康的心愿，如唐代殷尧藩的《端午》：“不效艾符趋习俗，但祈蒲酒话升平。鬓丝日日添白头，榴锦年年照眼明。”再现了端午挂艾枝、悬菖蒲、饮雄黄酒，祈福平安的情景。每逢端午，民间用艾叶、菖蒲、大蒜烧水洗澡和喷洒房前屋后，以驱赶五毒。从科学角度来看，菖蒲有提神通窍、健骨消滞、杀虫灭菌功效；艾草有理气血，逐寒湿功效；蒜头有行滞气、暖脾胃、清积、解毒、杀虫功效；榴花有凉血、止血之功效；龙船花有活血化瘀，抗菌作用。常列为“五瑞”之中的枇杷、蜀葵也各有药用功效。(作者供职于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组织部)

陕历博唐墓壁画展览收获

■陈安娜



唐代文物 马球图 229×688cm 1971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
图绘于墓道西壁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

近期我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展，展厅壁画众多，杂有几件传世画作，富有生活气息，同时也从中看出了古人对于死亡的无奈。

展览初始，数面壁画相连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场景宏阔的“长卷”——马球图，它描绘的是打马球的场景。画中留有连绵的空白，工匠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前景的巨大山石以及倾斜的山坡；中景描绘骑马的一群人在山坡上自在奔驰。即便远观，也能感受到紧张激烈的比赛局势。马上的人物姿态各异，手持马鞭，有的猫身俯冲，有的向左俯身，几欲落地，手上还紧紧攥着缰绳，真真刺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几乎所有人目光朝向前方，有一人转头对向画外，目光似乎穿透画幅，凝视了千年，与观者相遇，并在此间创造了独属于两位“观者”的隐蔽世界。画作可视为工匠心灵寄放的居所，千年前，他会不会好奇把性灵与思索给了怎样的观看对象？

古人的生活不止打马球，还在女性的游玩与装扮里。《簪花仕女图》临本也在此次的展览中，画面中的女子浅画蛾眉、轻点绛唇、高挽发髻，薄薄的纱衣松松披在身上，十分雍容华贵、富态丰腴。女子鞋边飞跑来的小狗也别样可爱，系着红红的丝巾，威风凛凛，吐着热气腾腾的舌头，颇具憨态。实际上，与女子生活相关的画作、器物十分丰富。从琳琅满目的铜镜中便可管窥一斑。博局镜又名规矩镜，即在镜背铸刻“TLV”纹，此外，四神、草叶纹镜也是较为多见的镜种。山东博物馆藏有一枚西汉四乳草叶纹镜，镜背刻铭“见日之光，长毋相忘”。

陈尚君教授指出：“镜既是女性妆容的物品，也是夫妻生活的见证，同时还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，即圆镜如同满月，月圆则家人团聚，镜残则夫妻分飞。”铜镜作为女性的梳妆用品，更寄寓了她们细腻深沉的情思。

如果说，打马球、游玩与装扮是成人生活的重要构成，那么市井杂技则成了古代儿童向往的娱乐之一。《骷髅幻戏图》描绘了婴孩观看傀儡戏的画面。傀儡戏耍着另一个傀儡，吸引了孩子的注意，伸手要去抓小小的玩偶，孩子的母亲急忙伸手制止。对幅有王玄真书黄公望《醉中天》曲：“没半点皮和肉，有一担苦和愁。傀儡儿还将丝线抽，寻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。识破个羞那不羞？呆兀自五里已单堠。”对于幼童而言，骷髅表演只是好玩，而对于经历丰富的成人而言，

则自然联想到生死之事。
古人活着可以享受到如此之多的美好事物，在面对死亡时，则多出了几分悲恸。唐墓壁画展厅中央的陵墓模型，于高山密林中鼓起一座被树木掩盖的坟冢作为帝王的主墓，主墓旁是亲人的小冢，小冢各有独立的神道蜿蜒其间。当时的帝王肯定没有想到，他把自己喜爱的财宝埋进墓土，让珍视的妃子皇后儿女簇拥着自己。但千年后，高岸为谷、深谷为陵，世事变迁。在天地造物面前，高贵自矜的帝王又算什么呢？纵然心怀四方，希望死后依山为陵，吞天纳月，与山海同寝。面对自然造物、日月星辰，哪怕扬言天地归我，天地宇宙也绝不让步一分一毫，自有其规律运转得毫厘不差。陶渊明患病写下《拟挽歌辞三首》，想象自己的魂魄再也不能与肉体相遇时看到的景象，并道：“春醪生浮蚁，何时更能尝！”醇酒上浮着细小的泡沫，什么时候能再尝一尝这样的美味呢？诗人同样留恋人间的声色。诗句最后，不能言语不能动的诗人只能看着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很快将其淡忘。

死亡，帝王会怕，众生也在所难免，不仅因为惧怕，更因为尘世旖旎。但随着悲伤的平息，遗忘也将成为死亡的注脚，外物不能被带走，人与人间的羁绊也会渐渐淡化。《陶庵梦忆》曰：“鸡鸣枕上，夜气方回，因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。”生死就像黄粱一梦，对于古人来说，生命过短，更是如此。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，再多的无奈悲痛与不舍过后，也要在既定的现实面前思考生与死的意义，使自己生得更有意义。死一辈子只有一回，有忧惧是人之常情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积极看待死亡。对逝者而言，没有遗憾且面容安详，衣着齐整保有尊严地离去，对生者而言，化哀痛为力量，让短暂的生命更有价值。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事。

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观看古人的壁画，在感叹物是人非的同时，也观照自己。懂生死、方成年。成年并不只是年龄的概念，更在于心智的增长，象牙塔里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成年，走进社会，身边的亲人也将离我们而去，而面对生死，要做到不逃避、不惶惑。勇敢地肩负起身上的责任，才是真正成年，是将观看古人壁画、画作、文字后的感悟积极内化为己身的体现，也是我此次观摩陕历博唐墓壁画展最大的收获。